

疑？我是什麼戀？——不確定的性別／性傾向認同

Questioning? Unrecognizable Sexual Identification

王振圍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所碩士生

Tel：0952-515-353

Email：wagner_wang@yahoo.com.tw

摘要

本論文以後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研究典範，進行不確定性傾向的認同研究。以青少年為發聲主體，挑戰既有固定的性別、性傾向認同類屬，並針對當前主流的青少年同志教育與輔導理論，提供相應的挑戰與建議。

情慾認同是女性主義者關注的重要議題，在後現代思想影響下，DeAngelis指出，性別與情慾認同議題越來越挑戰既有的性別界線，性別混合與流動性的認同是新世代同志的重要議題，另外，質疑自己性傾向的青少年越來越多。現有對不確定性別／性傾向認同的學術討論卻屈指可數，臺灣則仍未有以流動情慾認同為主題的研究。

研究者藉由半結構深度訪談法，對五位臺灣 1980 年代出生、不確定性傾向的青少年，在互動中共同進行認同經驗的意義建構，詮釋他們如何運用自身經驗，或從性別論述取得的概念中，建構與形成自己不確定的性別／性傾向認同。

研究者根據文獻，將「Questioning——流動的、彈性的、不確定的情慾認同」概念，以「疑性戀」為其翻譯與命名。疑性戀是一種流動不居、保持質疑的情慾樣態，在現有性別／性傾向類屬之外，提供一個流動的性別／性傾向認同位置，提供非異性戀者更多元的選擇。同時模糊了固定性別／性傾向類屬間的界線，強調性別／性傾向、情慾的流動，懷疑、質疑、甚至拒絕受固定性別／性傾向類屬所侷限與規範。

透過訪談資料的分析發現，有些參與者視自己喜歡、愛人的經驗為事實，有些則視為一種認同的身分，但同樣地皆不願意在情慾對象上侷限於性別的框架，而限制了未來探索的可能性。目前沒有一個性傾向類屬符合他們情慾身分的描述，對於現有性傾向類屬缺乏歸屬感。退而求其次，為求言說的便利性，僅對性別／性傾向認同類屬選擇性的擁抱。穩固認同僵界，會侷限各族群視框，不利看見彼此的差異。

我們需要以「流動與變動」作為理解世界的框架，有助於瞭解性別／性傾向

認同流動的青少年。在既有性別／性傾向認同類屬架構下，參與者受性別與性傾向認同的概念僵化二分的侷限，容易感到不確定、疑惑，甚至質疑主流的性別／性傾向認同論述。而能使用性別流動、情慾流動、跨性別的概念自我表述的參與者，較容易感到對自己流動、變動的認同感到自在，感到清楚而不疑惑。在去性別二分的性別／性傾向的語言邏輯下，使參與者感到自在，也較能適切表達參與者所體會感受到的自我認同，較不困惑，也較少有失語的情形，能解釋他們認同經驗程度較高。研究者認為以「流性戀(Fluxion)」來命名更為適切。

性別／性傾向探索是人生的態度，而非過渡。青少年探索性傾向的經驗是需要被肯定的。教育與輔導工作者應積極視性別／性傾向認同探索的本身，作為一種情慾身分的可能，而非將青少年引導往任何固定的性別／性傾向類屬。甚至向疑性戀青少年學習，以其流動、變動的視框，以探索的態度，開闢自己的人生與教育專業發展的視野。

關鍵字：疑性戀、身分認同、流動情慾、青少年

Questioning? Unrecognizable Sexual Identification

Wang, Chen-Wei

Graduate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Gender Education,
National Kaohsiung Normal University, Taiwan

Tel : 886-952-515-353

Email : wagner_wang@yahoo.com.tw

Abstract

The research studies unrecognizable sexual identifications following the postmodern and feminist paradigm to challenge conventional education and guidance theory of questioning adolescents prevailing in Taiwan. Based on the findings of DeAngelis (2002), the researcher agrees that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young people pausing in - “*questioning*” - the lingering category. Related studies, however, are rare which instead deserve more expansive and in-depth inquiry.

The researcher interviewed five adolescents born in 1980s on their sexual identities and sexualities of “questioning.” Specifically, the researcher strived to figure out how questioning adolescents construct their uncertain, fluid, flexible, yet unrecognizable sexual identification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most participants lack a sense of belonging to stable gender/sexual category. As a result, these adolescents are likely to keep searching gender/sexual identities. They just selective used established category.

The result reveals that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should apply the notion of “fluxion” and “variation” to reframe the way we study gender/sexual identities. Under the current binary structure of sex/gender category, interviewees expressed that they experienced uncertainty, confusion, ambiguousness, and even questions about mainstream gender/sexual identity discourse. Thus, if they are apt to apply a rather fluid frame of gender/sexualities or transgender identities, adolescents may feel more comfortable and clear about their gender identity. Using the fluid and variable gender/sexual theory to interpret participants’ identifications may be a more appropriate approach. Accordingly, the researcher suggests that to pay respect to personal fluid gender/sexual experience, researcher advises that “*fluxion*,” which stands for the unrecognizable sexual identity, is a better term to describe adolescents’ status of gender identifications than is “questioning.” Moreover,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should be advised that identifying gender/sexual identity is an attitude rather than a stage of life. We need to support adolescents to search for their identities. Practitioners should treat the gender/sexual identifications itself as a kind of exploration.

Key Words : Questioning, identities, fluid sexualities, youth

一、緒論

校園是大部分青少年主要生活場域，但台灣校園對青少年同志學生而言，仍存在許多對同志不友善的對待，同志青少年因同志認同及遭受性傾向歧視經驗的特殊性，可能使非異性戀青少年在社會處境上面臨更多的挑戰。

近十年來，「認同」一直被視為是非異性戀青少年輔導工作中的重點。尤其受 Erickson 心理社會發展理論影響，他認為青少年期與成年初期面對「認同——角色混淆(identity versus role confusion)」的心理社會發展危機(development crisis)，在這個階段青少年展開對角色認同的探索，發展對自己的認知，並形成認同。

但 Erickson 渡過「認同與角色」危機的預設，是指對青少年角色的認同探索與形成？還是對成年人角色的認同探索與形成？是對同志認同、角色的探索與形成？或是對異性戀角色的認同？情慾認同是固定的嗎？認同可以被「完成」的嗎？劉安真(2000)對於 Erikson 的認同發展理論提出質疑，認同是否一定是一個結果？一定要「完成」？如果認同是較流動的，是否還有所謂的「混淆」或「早閉 foreclosure)」存在？

研究者進一步提問：怎樣才能確定一個人要用多少時間、成熟到什麼程度才能將自己安頓在同性戀、雙性戀、異性戀或是跨性別的認同中呢？難道認同真的會「完成」、「足夠成熟」？或是認同是一種不斷轉變自我的方向，透過永不結束的補充或延異的過程，意義不斷地延遲，從未結束或完成？不確定的性別／性傾向認同具有什麼樣的特性？又如何受既有性別／性傾向認同類屬影響？

Sedgwick(引自何春蕤，1998)嚴厲地批判所有封鎖同志青少年、看似同情關心、積極的措施。異性戀中心所主導的學校機構、輔導體系，尤其是扮演「輔導」角色的精神醫學，不斷在精神和肉體上迫害青少年同志，否認他／她們的情慾，目的就是要青少年什麼都不知道，期待酷兒青少年回歸異性戀的正途。

臺灣校園教育與輔導工作者在 Erickson 等認同發展理論的影響下，往往發展

像是「同性密友期」、「情境性同性戀」的概念，否認青少年的同性情慾，對同志青少年不友善的教育、輔導論述，認為青少年的同性情慾一時的、短暫的，而拒絕提供肯定同志情慾的教育與輔導內容。青少年的情慾認同是被質疑的，心理學家認為青少年的性要特別去指認與定義，這是將青少年他者化(othering)的象徵，研究者自身認同與社團參與的經驗讓我懷疑「這些決定性時期」是真的嗎？或必然發展至「足夠成熟」嗎？

另一方面，越來越多助人工作者投入同志友善的校園營造，發展同志肯定的輔導工作模式，逐漸正向面對非異性戀青少年的同性情慾。但肯定同志認同的同時，是否以線性、二分、認同完成的觀點看待同志認同？是否可能無形中限縮了青少年性傾向探索的空間？或真能將流動性別／性傾向認同的概念融入教育輔導工作之中呢？

情慾認同是女性主義者關注的重要議題，在後現代思想影響下，DeAngelis (2002)指出，性別與情慾認同議題越來越挑戰既有的性別界線，性別混合與流動性的認同(gender-blending and fluid identities)是新世代同志的重要議題，質疑自己性傾向的青少年越來越多。同志青少年呈現更多的認同流動，傾向以自己的方式界定自己，不一定是用同性戀來稱呼自己，而稱呼自己為酷兒(Queer)，較前一個世代更接受社群內的多元性。另一方面，質疑自己性傾向的青少年變多了，許多文獻為了尊重這些質疑性傾向的青少年，將同志族群名稱擴展成 LGBTQ，在這裡的「Q」指的是 questioning，而不是 queer，更多青少年將認同停止在這個她們稱為「流連不捨(lingering)」的類屬中。

研究者自 2006 年首次聽到 questioning 的概念，立即產生非常大的認同感，好像是在為 LGBT 四類性傾向、性別認同類屬之外的認同保留了一席之地，讓長久不被看見的人被看見了！但也一直為 questioning 如何翻譯感到困擾。直至 2008 年 2 月參與教育部《認識同志教育資源手冊》編寫時，理解到 questioning 是一個強調流動與不確定、對自己的情慾認同感到「懷疑」、甚至「質疑」固定的性別／性傾向認同，認為「疑性戀」是 questioning 較為適切的翻譯。「疑性戀」

字面上能某種程度地揭露這個新詞背後的概念；在漢語讀音上相近「異性戀」，卻又不是「異性戀」，以擬真(simulacra)的策略創造新詞，作為對原有性傾向類屬的挑戰，在使用「疑性戀」這個新詞時，也創造個人對於情慾認同類屬內爆的嶄新體驗。

然而，現有對不確定性別／性傾向認同的學術討論屈指可數，臺灣則仍未有以流動情慾認同為主題的研究。期望透過疑性戀的本土經驗研究，以後現代主義與女性主義的研究典範進行不確定性傾向的認同研究，以青少年為發聲主體，挑戰既有固定的性別、性別／性傾向認同類屬，並針對當前非異性戀青少年認同的教育與輔導主流理論，提供相應的挑戰與建議。

二、疑性戀文獻回顧

目前 Questioning 主要出現在關注青少年同志教育與諮商文獻之中。疑性戀具有流動且不確定的性格，不僅挑戰性別二分界線，也挑戰了情慾認同邊界。疑性戀作為動態的情慾認同，如何跨越了異性戀規範？疑性戀可能受同性與異性的吸引，與其他性別／性傾向類屬的關係如何？現有研究又是如何看待疑性戀？

在 2000 年代後，同志社群內差異的新認同類屬「Questioning」被建構出來，指涉的對象為質疑、不確定她們的性傾向或性別認同的人。有些疑性戀對她們的情慾感到疑惑，對於受她人情慾吸引的感受正進行探索，試圖了解自己的感受和行為模式；對於有些疑性戀來說，她們可以同時認為自己是同性戀、雙性戀、異性戀、男性、女性、跨性別，但對於自己的情慾認同感到質疑；有些疑性戀正在認同自己是同性戀、雙性戀、異性戀、男性、女性、跨性別；有些疑性戀不願意將自己歸類為任何特定性別／性傾向認同，取而代之的是，欣然接受她們無論發生在什麼時候或是跟誰所產生流動的情慾吸引(Huegel, 2003; Martin & Murdock, 2007; Monroe, 2004; TeenIssues, n.d.)。疑性戀可以是認同的過程，也可以是認同的樣態。

整理疑性戀定義各家說法，可以發現疑性戀目前並無一致的用法，但大致仍

可分為四種，第一種具有「認同不確定」的概念，第二種有「疑惑／質疑認同」的概念，第三種則是視疑性戀為一種「認同類屬、認同選擇」，第四種則是統整以上三種說法。

如 Huegel (2003)定義疑性戀是「**不確定(uncertain)**」她們的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與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Thomas & Larrabee (2002)定義為「**不確定**」她們的情慾認同(sexual identity)，這是第一種說法：「**不確定的性傾向、情慾與性別認同**」。第二種說法：「**疑惑／質疑(questioning)**情慾或性傾向、性別認同」，像是 Monroe (2004)認為疑性戀是「**疑惑／質疑**」情慾認同，Martin & Murdock (2007)的說法是「**疑惑／質疑**」情慾認同或性傾向，Jannings (2003)認為疑性戀在「**疑惑**」性傾向或情慾認同，正為她們的性傾向在掙扎，暫時不願意給自己 L、G、B、T 或 S(straight)的標籤的。第三種，是 DeAngelis (2002)的說法，將疑性戀視為一種**認同選擇**，將自己的認同停留在「**流連不居**」的類屬，不認為固定的情慾認同是重要。最後一種，像是 TeenIssues (n.d.)的疑性戀定義是指對她們的情慾感到「**疑惑**」，正在探索對他人的性吸引與感覺，「還在弄清楚」自己的情慾認同，甚或「擁抱性吸引的流動性」、維基百科 Questioning 網頁¹的解釋，指疑性戀是一個人正在「**疑惑／質疑**」性別、情慾認同或性傾向，人們「**不確定**」且還在探索她們的感覺。TeenIssues (n.d.)及維基百科的版本是較為統整式的說法。

以上各種說法並非對立而決然不同的，個人的確有可能不確定認同，同時對認同感到疑惑／質疑，甚至拒絕選擇 L(lesbian)、G(gay)、B(bisexual)、T(transgender)或 S(straight)作為自我認同命名的方式，進而肯定、認同自己的流動情慾，四種說法皆具有流動、變動的特性，不同程度地挑戰了現有性別／性傾向認同類屬的侷限性。

疑性戀跨越了異性戀規範，這些人並不認同她們自己是典型的異性戀男女，但也不覺得自己在社會、政治、文化上像 LGBT，因為她們還正在質疑她們的情慾認同，雙性戀偏好者常被人們說是疑性戀(Monroe, 2004)。從文化歸屬的角度

¹ 維基百科 Questioning 網頁網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Questioning_\(sexuality_and_gender\)](http://en.wikipedia.org/wiki/Questioning_(sexuality_and_gender))

來說，疑性戀對於「酷兒國族」可能有情感上的歸屬性，但在原有 LGBT 或異性戀的概念下，因為無從被「再現」而有其「無從歸屬性」(non-belongingness)，而需要再擴充酷兒國族中的新族裔。

Jannings (2003)視性傾向認同為一個「異性戀—雙性戀—同性戀」的連續體，認為 questioning 可能會一直在不同的性認同間擺盪。Jannings 認為，有四種 questioning 可能發生的理由，一是因為她們可能是雙性戀，二是她們可能是同性戀，想跟異性戀作區分，但感覺還不太對勁，三是她們與同性的肉體親密接觸才剛發生，但情感面仍然是閉鎖的，四是有的青少年這樣只是爲了好玩。另外，Jannings 將 questioning 分類爲以下三種類型，第一種是「我就是我，我不是同性戀」，深受同性戀污名與刻板印象所困擾；第二種是「我只是愛我的好朋友，不代表我是同性戀」，只覺得和同性朋友間是同性間的社交關係；第三種是「我想可能是同性戀，但又好像不是，又好像是……」，弄不清自己的性傾向認同。雖然 Jannings 肯定青少年的同性情慾，卻也帶有引導「孩子會往同性情慾發展」的暗示，缺乏疑性戀青少年同時受同性以外性別吸引的觀點，更忽略青少年可能不選擇任一種性傾向作爲自己的認同。正如 Monroe (2004)質疑的，要多少時間才能判斷性別／性傾向認同是足夠成熟？疑性戀未來會讓自己放置在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或異性戀的位置上嗎？

在臺灣本土的文獻中，雖然曾有性別流動概念的研究，但仍未有直接談論疑性戀這樣動態的情慾認同，未能肯定「不確定、模糊的情慾認同」能作爲一種選擇。本研究係針對五位臺灣 1980 年代出生的不確定或質疑性別／性傾向認同的青少年，包括小光、阿門、小烈、小奈、阿昇等人，透過半結構深度訪談法，在互動中共同進行認同經驗的意義建構，詮釋他們如何運用自身經驗，或從性別論述取得的概念中，建構與形成自己不確定的性別／性傾向認同。

三、既有性別／性傾向認同類屬的性別二分侷限

面對既有的性別／性傾向認同類屬，有的參與者認爲既有的性別／性傾向認

同類屬有助於借以作為對自己暫時性的宣稱，但有的參與者則認為既有性別／性傾向認同類屬是非常侷限，而無法作為自己的認同類屬。

有的參與者認為，性別／性傾向認同類屬終究提供了可使用的詞彙，也不排斥使用「男性」、「女性」、「同性戀」、「雙性戀」、「異性戀」這些名詞放在自己身上，使用這幾組概念作為自己暫時的宣稱。既有性別／性傾向認同類屬可能為疑性戀者帶來的便利性，像是遇到別人問自己的性別／性傾向是什麼的時候，也許會為了方便讓人了解，不想多作解釋，而說自己是「男性」或「女性」、「同／雙／異性戀」。但大部分時候，並不主動向人宣稱這個性傾向認同類屬，而將這個性別／性傾向認同類屬擱在一旁，因為這個暫時性的選擇，並不足以代表參與者個人。

像是小烈，「我不只是認同我自己是男生，我也認同我自己是女生。」，小烈並不單純地認為自己是男生或女生，而可以同時認同自己是男生，也認同自己是女生。但是小烈在網路上都只設定自己的性別為女性，「就是一種心靈上的滿足。就是我要做女生的滿足。」。但在現實生活中性別認同的經驗則是變動的，「原本都認為自己只有男生，後來變成男生變七，女生變三，現在是五五。」，對小烈而言，性別認同不是固定不變的。

像是小光過去曾與男生交往，有時候為了方便，會說自己是異性戀，但不代表自己以後只會喜歡男生。事實上，小光有時也會喜歡女生，有時候忙著課業，也就沒有喜歡特定的誰。有時候，說自己是「同性戀」、「雙性戀」或「異性戀」，只是為了方便而已。她覺得表明自己是什麼戀不太有意義，在談話中問別人是什麼戀也是很無聊的話題。

但也有像阿門這樣，覺得有固定的性傾向標籤是對自己有助的參與者。「如果把每一種性別／性傾向認同，比喻成一道門，我大概只為自己開了一道門吧！」把「性別／性傾向認同」比喻為「門」，是在與阿門訪談的時候談到的。阿門在訪談時聊到，她覺得當個同性戀比較好，很享受與同性在一起的那種感覺，甚至覺得同性戀是一種很棒的認同。阿門正面肯定自己的同性戀認同，很自在於自己

的同性戀身份。

至於異性的對象呢？有時候阿門也會對異性朋友多看幾眼，這時她會對自己說：「跳過跳過！不要看，幹嘛看？看了也沒有用，這只是在浪費自己時間。」擔心自己會喜歡上異性，不斷地自我催眠。有時候異性朋友追求她，阿門也馬上跟對方說：「我是喜歡同性的，不用把力氣花在我身上，沒有用的。」雖然阿門曾經喜歡過異性，但現在一點也不想讓自己喜歡上異性，甚至是抗拒成為異性戀或雙性戀。

為什麼有些人會想要宣稱自己是「異性戀」？「雙性戀」？或者是「同性戀」呢？難道不怕一下子說死了，自己之後如果喜歡上與自己宣稱的性身分衝突的對象怎麼辦？像是說自己是異性戀，但後來喜歡上同性怎麼辦？會不會感覺是對異性戀身分的背叛？參與者小光就覺得，如果現在說自己是「異性戀」，但以後喜歡上同性，那不就變來變去，說自己是哪一種戀又有什麼意思呢？

阿門認為別人可以追尋自己的性傾向，卻關了自己可能成為異性戀或雙性戀的那道門，僅宣稱自己為「同性戀」。她認為異性戀、同性戀的生活世界是兩個世界，選擇活在只有同性戀的生活之中，這樣子比較自在。就算是之前喜歡過異性，現在有時會對異性有感覺，但還是不要想太多，安安份份地喜歡同性就是了。雖然阿門也有聽過雙性戀，但現在只想讓自己當一個同性戀。

許多異性戀不也是如此嗎？許多異性戀覺得同志跟她是不同的世界，也許曾經有過受同性吸引的經驗，卻不願意去接觸、或不願意看見同志的世界，忽略同志的存在，也不會覺得自己有可能是同志。雖然我們生活在同一塊土地上、同一間教室、同一個工作場所，呼吸著一樣的空气，卻不見得願意看見彼此。僅相信自己所接觸的這個世界，所認識的一切。僅為自己開了一扇異性戀的門，只看得到異性戀的世界。因此，就算同性戀、雙性戀、跨性戀等非異性戀者就在身邊，異性戀者卻毫無所覺。穩固性別／性傾向認同類屬的邊界，同時也侷限各個性別／性傾向社群的視框，不利於各於社群看見彼此的差異，可能使各種性別／性傾向認同的社群彼此隔離，而無法了解彼此的差異。

另一個例子是小烈，她在上大學之前，從來沒有聽過雙性戀，連雙性戀這個名字都不知道，之前未曾給自己分類。直至三年前才知道有雙性戀。最近三年，大部分時間是擁抱著「雙性戀」這個認同的，她甚至解釋為：

我的生命歷程，是要走上達到雙性戀的這條路上的，急於認同自己是雙性戀，強烈地想要認同雙性戀，一切都是為了走上這條道路。因為我，我想要那個歸屬感。我想要的標籤就是這個！這個就是我想要的！不管怎樣我都要擁抱這個東西。（小烈）

但小烈後來發現自己雙性戀的認同，是建立在一位特定的男生、一位特定的女生身上，他認為當時的自己是想要給自己一個說法，小烈想要說服自己可以同時喜歡這兩個人，雙性戀的傾向對小烈來說，是一個出口。但是，正如小烈所說：「我對他們兩個的喜歡，同時降低了，同時消失了，那我雙性戀的認同，我就不需要了，我就不需要這個歸屬感」。後來不再合理化自己雙性戀的認同。

雖然小烈雙性戀的認同漸漸消失，但她依然會說自己是雙性戀。小烈說：雙性戀的範疇不能滿足我的想法，或不能滿足我現在的情況，但是呢，不能否決掉我過去認同雙性戀的那一套，不能否決我過去喜歡女生跟男生，那如果去，就是詮釋那個時候，我就用雙性戀詮釋他，所以我現在還是雙性戀，因為我那時候是雙性戀。（小烈）

雖然雙性戀的範疇已不能滿足這時的小烈，但仍保留雙性戀能詮釋自己過往經驗的有效性。小烈說：「新的範疇還沒有建立，那最適合你的還是雙性戀，還是認同。」小烈曾經歷沒有認同分類概念的一段時間，後來有強烈的雙性戀認同，到目前不滿足於雙性戀的認同。

不同於小光、阿門、小烈接受暫時或持續地使用「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的認同標籤，對於其他參與者來說，既有的性別／性傾向認同類屬是避之惟恐不及，不是每個參與者都願意使用「同性戀」、「異性戀」或「雙性戀」來作為自己性傾向認同的標籤；也不是每個參與者都願意使用「男性」、「女性」作為自己性別認同的標籤。

在小奈的經驗中，她讀專科時曾經與男性交往，當時認同自己是男同性戀，後來發現自己也會喜歡上女生，而開始認同自己是雙性戀。比較過去的經驗，在只有與男性交往與發生性關係的那段時間，她有強烈的男同志認同；但後來較認同自己是雙性戀。現在的小奈自我認同為跨性別中的 TS(transsexual)，常作女性化的裝扮，服用女性荷爾蒙。因為覺得男性生殖器對自己來說還很有用途，以及不願意花錢變性，所以她很滿意現在自己現在的情形。因著跨性別的身份，小奈發覺雙性戀指涉的喜歡對向是性別二分的男與女，同性戀與異性戀的概念也是在性別二分的語言邏輯下的產物，她很難說自己是什麼戀。

尤其是當她發現喜歡上其他跨性別者時，更難用「同／異／雙性戀」既有的性傾向類屬來說明自己。小奈過去覺得「自己可以喜歡男生，也可以喜歡女生」，是「雙性戀」的想法，似乎成了一種綁手綁腳的束縛，因為沒有人可以回答小奈喜歡上「跨性別」是什麼戀？

現在，小奈有一個穩定交往的女友，在一般人的眼中她們是一對「異性戀」；因為過去的同性戀經驗，小奈也不完全排斥男同性戀的身份認同；當雙性戀的概念是用「喜歡的對象不分性別」來討論時，較能接受自己是「跨性別雙性戀」的認同。我們可以從小奈身上多重且變動性別／性傾向認同，更看見既有性別／性傾向類屬的侷限性。性別／性傾向認同並不是單一且不可變動的。

另一個參與者阿昇是生理女性，曾有過一個喜歡的男生，沒有喜歡過女生，但不排除未來喜歡上女性與跨性別的可能。對於阿昇來說，自己的性別認同一直是模糊的概念，沒有特別認定自己是男性或是女性，但要說自己是女性也可以接受。如果可以，比較能接受自己的性別是「中性」或是「跨性別」。阿昇並不急於有界定清楚的性別或性傾向認同，只是有時候才會思考一下關於性別／性傾向認同的問題。對阿昇來說，有沒有穩定的性別／性傾向認同，並不影響現在的生活。

參與者小光覺得很難描述自己的性別，他認為認定自己的性別是什麼，是沒有意義的。性別是會在與別人互動的時候體現出來。要說因為陰柔特質而說自

己是個女生？但不管自己氣質再怎麼女生，別人還是把自己當男生在互動。無論個人如何認定自我的性別，社會所認定的性別化行爲，依然導致性別二分的人際互動。

在小奈的例子中，運用 Jannings 性傾向認同爲一個「異性戀—雙性戀—同性戀」連續體的觀點來看，小奈之前認同的經驗，就是在雙性戀與同性戀間擺盪，但 Jannings 的觀點，較相信「認同是可以被完成」的觀點，忽略了認同具有隨著時空、社會背景而變動的可能性。但小奈後來自我認同我跨性別後，就難以用連續體的概念解釋。Jannings 認爲疑性戀會朝向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三種方向移動，但在「異性戀—雙性戀—同性戀」連續體的架構下，卻無法將跨性別放入這個連續體模式之中。若用阿昇的例子來理解，則無法指認阿昇可能會是在連續體概念中的哪一個位置。顯見 Jannings 連續體的概念對於疑性戀解釋程度是相當不足的，尤其是 Jannings 連續體概念缺乏性別認同面向的討論，忽略多元性別概念對性傾向認同的影響。

總而言之，不是每個人都能把自己放到雙性戀、異性戀、同性戀這樣的概念之中。既有的「同／異／雙性戀」等性傾向類屬是性、性別二元結構所衍生而出的。有些青少年視自己喜歡、愛人的經驗爲事實，有些則視爲一種認同的身分，都同樣地不願意在情慾對象上侷限於性別的框架，限制未來情慾探索的可能性。目前沒有一個性傾向類屬符合他們情慾身分的描述，更對於現有性別／性傾向類屬缺乏歸屬感。退而求其次，僅對性別／性傾向認同類屬選擇性的擁抱。

從懷疑性別認同、性傾向認同，質疑固定的性別認同、性傾向認同，甚至拒絕性別認同、性傾向認同，一再地直接挑戰情慾特質與性別界線，挑戰異性戀霸權下的性、性別二元結構，挑戰「正常」與「邊緣」，不只是從二元之間去作選擇與適應，更可能透過性別與情慾操演過程中，在二元疆界間遊走、跳躍與嬉戲，或選擇逃脫，用以模糊性別二分之間的界線。

四、疑性戀是疑惑、質疑，更是流動

與參與者談話的過程中，「不知道」、「不確定」、「模糊的」、「尋找」、「探索」、「正在認同」、「懷疑」、「質疑」這些詞彙很常出現，所指涉的概念更是模糊難以比對，曾困擾研究者許久。

研究者曾企圖將參與者的不確定、流動的情慾認同經驗，以線性模式將這些概念連結在一起，試圖找出「規則」，卻發現越是用線性觀點來理解這些經驗與敘說，能充份解釋的程度越低。

一些參與者在談話過程中，不斷重申：「我『清楚』我自己不是同性戀、不是異性戀，不是雙性戀」、「我『很清楚』我是什麼，只是很複雜，很難簡單地說清楚」。我這才發現，參與者有時使用「不知道、不確定」，有時又用「很清楚」來談論自己的性別／性傾向認同，究竟參與者是疑惑猶豫的？還是清楚明白的呢？

仔細比對問答的脈絡後發現，參與者每當用到「不確定」、「不知道」、「無法歸類」、「不想被限制」、「懷疑」這樣的詞彙時，都是在性別二元對立的語言邏輯下時，才會發生。因為在性別二分的邏輯中，大部分參與者是很難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的。過去的研究，把他們當作是疑惑的、不清楚的，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是因為過於強調「認同的完整」、「認同的完成」，認為認同有一完整的樣貌。而這樣的說法一旦陷入性別二分的語言邏輯時，性別／情慾流動的參與者便很難在其中表述自己的認同。

事實上，有些參與者認為清楚自己是什麼樣的人，不同的性別／性傾向類屬只能部分或有限地解釋自己的認同。雖然能藉由性別二分的語言，去理解過去的一些經驗，可以簡單地用性別二分的語言說出來，或運用現有的情慾認同類屬重新組合成新的概念。但對於未來，依然是保留性別／情慾流動的空間。

以小光為例，她談到：「不知道自己是喜歡男生還是喜歡女生，喜歡哪一種男生哪一種女生，就還沒有定型就對了啦！」。雖然不知道自己喜歡的是男生或

女生，但清楚自己還沒有定型，對於未來保留彈性，「我只知道可能是男生，可能是女生。」

性別二分的語言是我們理解世界的一種框架，也就是一種可以被選擇的「門」。將事物的樣貌表達出來、幫助人與人之間的溝通，需要理解事物的「框架」，使用的框架決定我們看到的世界。目前性別二分的「男、女、同性戀、雙性戀、異性戀」等概念仍為社會主流使用，很難輕易跳脫。但使用性別二分的語言，也就很難簡單地、清楚地、較精準地說明參與者的性別、情慾流動經驗。

但如果參與者曾接收過性別流動、情慾流動、跨性別的概念，能更清楚地使用這些詞彙自我描述，而不感到困擾，因為這些語言的意涵較符合他們的經驗，不會強制將他們編派入男、女、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等概念之中。這種跨越性別、情慾，具有流動、變動意味的概念，無論是用於過去的經驗，或對未來保留彈性上，皆讓參與者感到較自在，且較能自我定位。即在去性別二分的性別／性傾向的語言邏輯下，使參與者感到自在，也較能適切表達參與者所體會感受到的自我認同，較不困惑，也較少有失語的情形，能解釋他們認同經驗程度較高。

由此可知，在既有性別／性傾向認同類屬架構下，參與者受性別與性傾向認同的概念僵化二分的侷限，容易感到不確定、疑惑，甚至質疑主流的性別／性傾向認同論述。而能使用性別流動、情慾流動、跨性別的概念自我表述的參與者，較容易感到對自己流動、變動的認同感到自在，感到清楚而不疑惑。我們需要重新框架我們理解世界的框架，有助於瞭解性別／性傾向認同流動的青少年。

這也讓我質疑自己對於「Questioning」翻譯為「疑性戀」是否精準？或是當初教育與諮商領域採用「Questioning」來指認這群性別、情慾流變的青少年，是否適宜？我進一步質疑「疑性戀(Questioning)」這樣一個名詞的給定，是來自於並未肯認這群身份認同變動的認同主體，Questioning 一字的概念僅能有限地表達其質疑固定情慾認同中心、僵化性別邊界的假設，而並不能貼切地告訴我們，「他們是誰？」之所以這群性別、情慾流動的青少年看起來疑惑或質疑既有的性別／性傾向認同，是因為受性別二分的語言所限。但回到以參與者為談話中心主

體的角度，她們並不對自己的身份、認同感到疑惑，那還要繼續使用「疑性戀」作為認同的標籤嗎？

參與者小光對於創造新的身分認同有不同的意見：「現在的分類已經夠多了，不需要再多一個了。」認為目前自己能透過既有的性別／性傾向認同類屬的語言，重新組合後描述大部分自己的情形，不需要創造新的身分標籤。並進一步質疑：「創造更多的分類，真的會更好嗎？如果這個分類後來還是被誤用呢？」研究者認為，過去沒有同性戀概念，但在兩百年前產生了，並影響著現代生活；過去沒有雙性戀的概念，但在三十年前被說出來了，逐漸被大家知道；如果有新的、能涵蓋更多人經驗的身分認同被創造了，便有機會重新架框我們看性別／性傾向認同的視野。當這個性別／性傾向身分的範疇夠大、夠有彈性的時候，也許這個名字也就不那麼重要了。

直接將疑性戀這樣的概念套用在性別／情慾流動的實踐者身上，僅是將西方某些青少年的文化翻譯過來，作為參考之用，而不應直接指認這些性別／情慾流動者就是疑性戀。我認為應以參與者自己的話語為自己命名。何況，並不是每一個參與者都認為一定要有一個能指認自己性別／情慾認同身分的名字不可。但不可否認的是，「疑性戀」一詞，仍可突顯參與者「懷疑、質疑」固定性別／性傾向的共同性。

研究者與參與者討論為自己的身份認同命名時，「流性戀」、「混性戀」是參與者在「疑性戀」外，較能接受的認同標籤。「流性戀」強調了性別與情慾流動的主體意義，直接揭示參與者們在性別／性傾向認同上流動的主要特性，同時也跳脫性別二分的語序。而「混性戀」則帶有後現代、後殖民混雜、攪拌、混種的意味，呈現出參與者們在性別／性傾向認同上混合既有各種性別／性傾向的特性，混雜得令人摸不清。

就像同性戀的概念，對異性戀中心的概念產生擾動與質疑；雙性戀的概念，對單性戀中心產生擾動與質疑；流性戀，是對固定性別／情慾認同的質疑。一樣都是質疑，稱性別／情慾流動認同的個體為「疑性戀」就相當不精準，研究者認

為以「流性戀(Fluxion)」來命名更為適切。

五、性別／性傾向探索是人生的態度，而非過渡

參與者在談話過程中，強調「質疑」、「模糊」、「不確定」的認同過程，是在重塑與指認自己的流動性，透過「時間軸上」認同轉變的概念，找到自己流動的認同位置。參與者之中，除了阿門之外，其餘參與者強調過去自己認同的轉變，以及為未來保留彈性變化的空間，並未為自己的未來預設一個認同完成的終點，不存在一個「認同完成」的位置，更不急於有一個確定的認同。研究者發現，這些年輕的、成年初期的參與者們，並不視性別／性傾向的探索為「過渡」，而是視為人生不斷試探、自我探索的一個部分，這是一種過生活的態度。不同於同性密友期、情境式同性戀等教育輔導觀點，她們對「既有的性別／性傾向認同類屬」感到疑惑與質疑，而不是對「自己的性別／性傾向認同」感到困擾而疑惑。參與者們視「性別／性傾向探索是人生的態度，而非過渡」。

從這些青少年參與者的身上，可以發現，青少年流動的情慾認同，不需要被固定的性別／性傾向認同類屬限制，也限制不了。其實無論我自己有沒有做疑性戀的研究，這些參與者都在發展他們的生存策略，用他們的方式在生活。更不一定要以「疑性戀」作為認同，人並非為認同而活，而是透過「疑性戀認同」研究，讓更多人知道，其實疑性戀／流性戀也可以作為一種認同，作為一種情慾認同的選擇。如果這個身份會讓他們更自在的話。知道這世界是有一些人和他們一樣的，而不一定只有「男」、「女」、「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這些固定的性別／性傾向類屬可供選擇。

當「疑性戀／流性戀」在臺灣，無論是在同志社群中，或是在一般大眾的認知中，還是一個很新的概念。疑性戀／流性戀概念的出現，挑戰了既有的、固定的性別／性傾向認同類屬，強調性別／情慾的流動，同時也拒絕受固定性別／情慾認同類屬侷限與規範。

從這些青少年參與者的經驗中，帶給研究者教育輔導的重要啓示：「教育即

『探索』。參與者們從自己的經驗中，不斷地經驗、體驗，感受既有性別／性傾向認同類屬帶來對自己的影響是什麼，也在過程中重組對自己的理解，不斷地面對、嘗試與摸索。不斷改變的過程對大部分的參與者來說，不想有一個確定的性別／性傾向認同，而是想給自己保留彈性、探索的空間。惟有持續的探索，才能看見更多面向的自我與世界。

在面對不斷變遷的現代社會，我們學習的事務也不斷轉變，各種議題、專業不斷地發展，也需要我們如同這些青少年參與者一樣不斷地去嘗試與探索。這種不固著的態度，有助於我們對進一步深入所接觸世界的樣貌。流動與變動是我們可嘗試運用的視框。

在輔導與諮商工作上，過去有一種分類法，將心理諮商與精神分析視為連結且相關的，並以為現在的心理師與醫師是將同志或是跨性別病理化的，甚至認為是與疾病概念連結的，自 1974 年美國心理學學會將同性戀去病理化後，在不同心理治療理論的發展下，至 2000 年代受女性主義、多元文化思想所影響，今日主流的心理治療論述，多建議採用同志肯定諮商。

在臺灣的輔導與諮商實務工作中，對於非異性戀者的輔導有兩種主要的取向，一種是視當事人為「異常」，認為「異性戀」才是正常，所以面對「跨性別」或有同性情慾經驗的當事人，往往希望將他們矯正為「異性戀」，或認為是「暫時性同性戀」，預設了異性戀的優先性。這種取向仍受病理化觀點影響，違背了諮商輔導倫理中以當事人最高福祉的指導原則，並且強加異性戀價值於當事人身上。這樣的取向是美國心理學學會認定違背諮商倫理的，這是對同志當事人的歧視。

第二種取向即「同志肯定諮商」，肯定當事人的同志認同，並以社會正義的觀點，提供同志當事人資源，鼓勵當事人自我實現。諮商員自己應先覺察自己對同志的偏見，並對同志深入了解，了解同志當事人所承受的社會壓迫，盡量實現當事人最大福祉。同志肯定諮商，是較符合多元文化諮商觀點的諮商。

在臺灣校園中，這兩種取向各有擁護者，但第一種取向有強制異性戀的問

題，可能會給青少年同志帶來傷害，違反當事人意願，卻也不可否認地，有可能幫助當事人探索異性情慾經驗。但是，如果青少年認識到她們性傾向是自然的，可以減少面對認同的壓力，也許談到情慾傾向可能帶來不舒服的感受，要面對情慾認同並不容易，但當這件事變得必要的時候，絕不能忽視(TeenIssues, n.d.)。第二種取向，卻受限於國內諮商員訓練對同志認識的不足，仰賴諮商員自己要深入了解同志文化，未能充份了解同志族群多樣性的肯定諮商，卻可能導致諮商員肯定同性情慾的部分，卻未鼓勵持續對不同性別／情慾經驗持續探索。尤其是深信 Cass 同性戀認同發展理論的諮商員，若致力於使當事人往同性戀驕傲或同性戀統整的方向前進，視同性戀認同為終點，不但漠視多元性別情慾的經驗，更落入忽略性別／情慾流動的危險。

但性別／情慾流動的探索觀點，並不是要諮商員採用第一種取向，告訴當事人「你只是暫時的，你是有可能改變的！」尤其是只讓當事人，只有「異性戀」一個選擇。而是，看見有「同性戀」、「雙性戀」、「異性戀」、「跨性別」、「疑性戀」……等更多的選擇，可以盡情探索，最後肯定自己的選擇。甚至肯定「持續探索、質疑、保持彈性」的本身，就是一個好選擇，不一定要成為「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或是什麼戀。這才是真正能幫助當事人自我實現的做法，陪伴性別／性傾向認同流動的青少年探索，甚至肯定其探索，或視探索本身為一種的性別／性傾向認同的可能，而非將其引導往任何穩固的性別／性傾向認同的方向。

研究者建議，青少年探索性別／性傾向的經驗是需要被肯定的，教育與輔導工作者甚至應積極視性別／性傾向認同「探索」的本身，作為一種情慾身分的可能，而非將青少年引導往任何固定的性別／性傾向類屬。青少年流動的性別／性傾向認同，不需要受固定的性別／性傾向認同類屬所侷限。

教育與輔導工作，不也就像這些青少年參與者一樣，就是不斷地練習、探索，逐漸地累積，才能發展出更開闊的視框，更有助於我們自我認同與專業工作的發展嗎？

六、參考文獻

- DeAngelis, T. (2002). A new generation of issues for LGBT clients. *Monitor on Psychology*, 33(2), 42-44.
- Huegel, K. (2003). *GLBTQ : the survival guide for queer & questioning teens*. Minneapolis, MN : Free Spirit Pub.
- Jannings, K. (2003). The questioning teen. In *Always my child* (pp. 190-213). NY: Fireside.
- Martin, H. J. & Murdock, J. R. (2007). *Serving lesbian, gay, bisexual, transgender, and questioning teens: a how-to-do-it manual for librarians*. NY: Neal-Schuman.
- Monroe, I. (2004). *Questioning sexuality through the Q's*. Retrieved June 2, 2008, from <http://www.thewitness.org/agw/monroe092904.html>
- TeenIssues (n.d.). *How to cope with your sexual identity*. Retrieved June 2, 2008, from <http://www.teenissues.co.uk/HowToCopeWithYourSexualIdentity.html>
- Thomas, S. R. & Larrabee, T. G. (2002). Gay, lesbian, bisexual, and questioning youth. In J. Sandoval (Ed.), *Handbook of crisis counseling, intervention, and prevention in the schools*. Mahwah, N.J.: L. Erlbaum Associates.
- 何春蕤(1998)。簡介 Eve Kosofsky Sedgwick。性／別研究，3&4，酷兒：理論與政治，26-31。中壢：國立中央大學英文系性／別研究室。
- 劉安真(2000)。「女同志」性認同形成歷程與污名處理之分析研究。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博士論文，彰化縣彰化市。